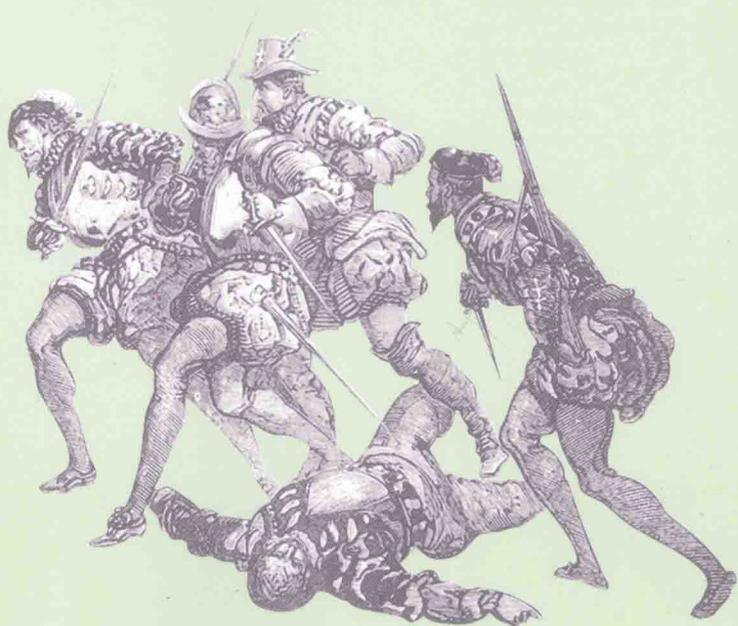




同文馆



历史-人类学译丛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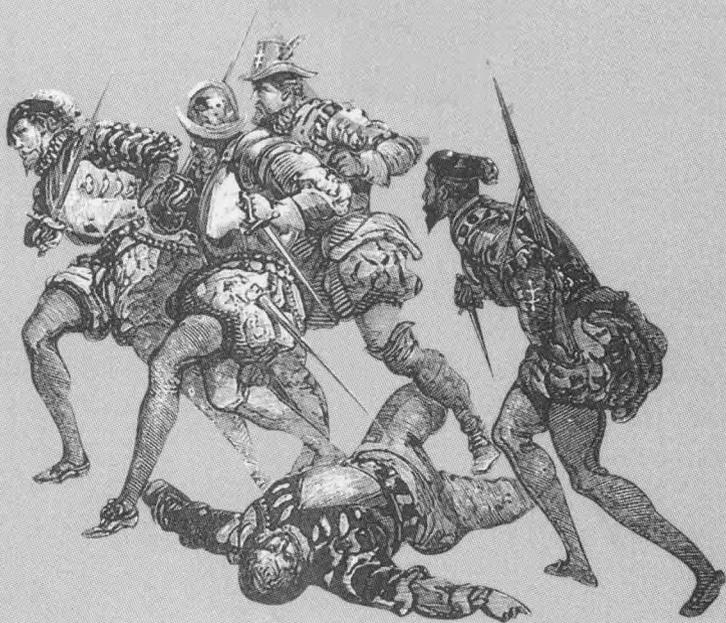
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La Saint-Barthélemy:
Les mystères d'un crime d'Etat, 24 août 1572

〔法〕阿莱特·茹阿纳 (Arlette Jouanna) 著
梁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人类学译丛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La Saint-Barthélemy:
Les mystères d'un crime d'Etat, 24 août 1572

〔法〕阿莱特·茹阿纳 (Arlette Jouanna) 著
梁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39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法)茹阿纳著;梁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历史—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301-25086-0

I. ①圣… II. ①茹…②梁… III. ①历史事件—研究—法国—中世纪
IV. ①K56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1305号

La Saint-Barthélemy, by Arlette Jouanna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Editions Gallimar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著作责任者: [法]阿莱特·茹阿纳 著 梁爽 译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086-0/K·10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293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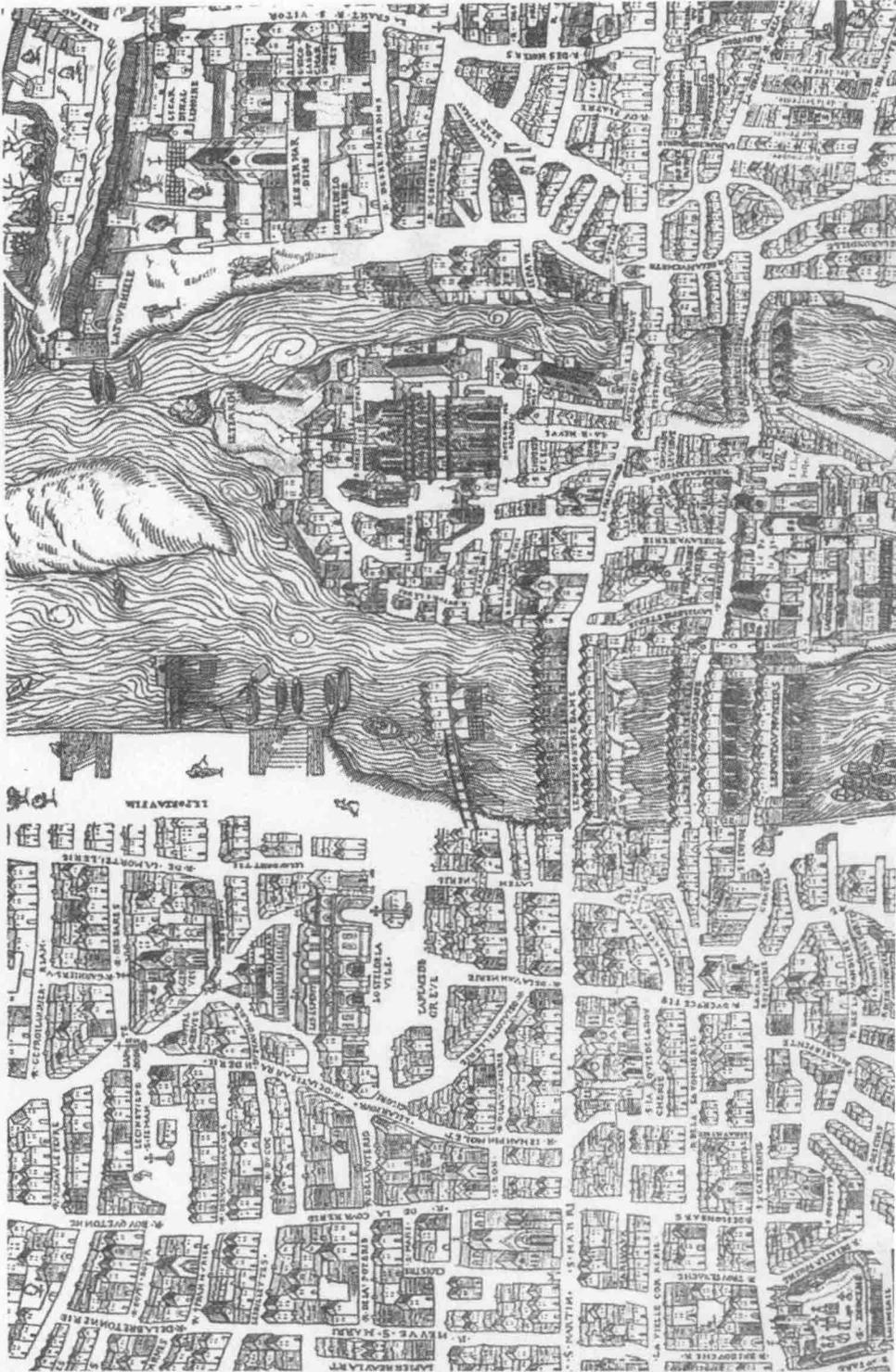
历史-人类学译丛
编辑委员会

- * 刘北成 (清华大学)
- * 刘永华 (厦门大学)
- 沈 坚 (浙江大学)
- 张小军 (清华大学)
- 张 侃 (厦门大学)
- 杨 豫 (南京大学)
- 赵世瑜 (北京大学)
- 赵丙祥 (中国政法大学)
- 侯旭东 (清华大学)
- 彭小瑜 (北京大学)
- 程美宝 (中山大学)

* 执行主编

致 谢

诚挚感谢所有为我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是 Jacques Fraysse, Nicolas Fornerod 和 Myriam Yardeni。同时感谢 Ran Halévi 认真通读手稿,以及 Philippe Bernier。





此地图由 Truschet 与 Hoyau 绘制，现存于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

地图按上东下西绘制。地图下方左侧为卢浮宫，科里尼遭遇伏击的布利街位于卢浮宫东侧，旁边即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传出钟声的欧塞尔圣日耳曼教堂。继续向东部北侧为圣婴公墓，再向东为市政厅和沙滩广场。塞纳河心为圣母岛，经由数座桥梁连接左岸和右岸，桥上建有很多房屋。大量胡格诺教徒被从圣母桥抛至塞纳河中。在左岸，地图下方的大片空地为教士草地，东侧为圣日耳曼城郊的塞纳街，也是科蒙一家当时居住的地方。再向东为比西城门，吉斯公爵领兵追杀居住在圣日耳曼城郊的新教徒就是因这座城门已关闭而被耽搁。

缩写说明

Arch. Gen. de Simancas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锡曼卡斯总档案馆
BnF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法国国家图书馆
BEC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法国国立文献学校图书馆
BHR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图书馆
BPU Genève	Bibliothèque publique universitaire de Genève 日内瓦公共与学术图书馆
<i>BSHPF</i>	<i>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u protestantisme français</i> 《法国新教历史协会学报》
<i>CSP</i>	<i>Calendar of State Papers</i> 《英国国务档案汇编》
<i>HES</i>	<i>Histoire, Économie et Société</i> 《历史、经济与社会》
<i>RH</i>	<i>Revue historique</i> 《历史评论》
<i>RHD</i>	<i>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i> 《外交史评论》
<i>RHMC</i>	<i>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i> 《现当代史评论》
<i>SCJ</i>	<i>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i> 《16世纪杂志》

《历史-人类学译丛》弁言

一、《历史-人类学译丛》的刊行，旨在译介近三十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流、相互激荡所催生的重要学术成果。本丛书主题中的“-”外形似减，实则蕴涵相加之意，可引申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这场跨学科的联姻对各自学科都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历史学界，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这些研究为这两门学科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自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轨迹。

二、本丛书将收录以下三种类型的著作：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和中国研究领域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论著。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只是跨越了彼此设定的边界，而没有取消这条边界。恰恰是这种因学科本位形成的边界，为双方富有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原动力。本丛书希望显示两门学科向对方学习不同出发点和联姻给各自学科带来的不同冲击。同时，我们还希望译介中国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展示这种跨学科交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由于两门学科的学术传统各不相同，历史学与人类学对彼此的概念和方法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借用，而不是全盘的“拿来”，而借用又有程度的差别。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并不拘泥于入选的著作必得以“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相标榜。近三十年的不少重要社会文化史论著，虽然没有使用“历史人类

学”的概念,但在推动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应被收入本丛书。同样,人类学中的一些相关著作,由于对历史过程、历史意识等问题十分关注,也被收入本丛书。

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与人类学家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和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方法论。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刊行,能为推动相关研究和讨论略尽绵薄之力。

《历史-人类学译丛》编委会

2008年11月

目 录

导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谜团	1
(9) 大屠杀前的庆典	4
(11) 思考不可思之事	6
(14) 政治与宗教	11
(14) 找寻史料	15
上篇 脆弱的和解	
第一章 疑云笼罩的 1570 年和平协议	23
(24) 遗忘之难	24
(24) 重建公共秩序	30
(24) 查理九世履薄临深	34
(24) 严重的互不信任	38
(24) 吉斯家族的复仇	42
(24) 天主教徒的愤恨	44
第二章 联姻大计与国际关系	56
(57) 联姻网络	57
(57) 尼德兰“乞丐”的自由	65
(57) 悬而未决的战争	69
(57) 科里尼铤而走险的计划	77
(57) “凯旋式”婚礼	81

第三章 打破和平的谋杀	97
伏击	97
幕后元凶无迹可寻	103
巴黎市民的狂热与恐慌	111
被谋杀的和平	115

中篇 天主之剑, 国王之剑

第四章 外科切除手术	131
国王颜面尽失	131
特别司法程序	140
“处决”	146
清剿蒙斯的法国人	153
第五章 天主教徒的愤怒	165
胡格诺派是动乱分子?	166
对内敌之战	173
从战争到暴动	185
外省大屠杀的迷雾	190
第六章 王之真理, 国之理性	210
欧洲的困惑和疑虑	211
国王控制信息的努力	218
大一统的乡愁	227

下篇 解读与反击

第七章 圣经对新教徒之不幸的解释	241
上帝的审判	242
殉教者的见证	248

大屠杀殉教者名册	250
一段充满奇迹的历史	255
第八章 对法国人之不幸的政治解读	265
受控诉的绝对权力	265
爱的秩序之终结?	270
维护“公益”	274
反暴君同盟	281
第九章 国王之死,或大屠杀真正意义的揭示	296
血腥之死,殉教者之死	296
对国王的过度神圣化	301
不满派的短暂胜利	305
走向接受宽容	308
结 论	317
附录 1572 年大屠杀遇害者社会职业统计表	323
史料与参考书目	324
索 引	348
人名地名译名对照表	357
译后记	370

导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谜团

7

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缪之日。这天,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¹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

这天夜晚,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究竟是何种压力迫使法王同意如此做法?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

第二天,太阳升起,巴黎城内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头戴装饰着十字架的帽子,臂缠白色袖章——这两个标志象征着他们认为已不复存在的纯洁,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着“异端”。全副武装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经审判便立行处死。新教徒常常死无全尸,衣不蔽体,被抛至塞纳河中。新教徒的尸体堆在巴黎城中的广场与十字路口,随后被人用小推车弃至河边。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河水。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²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体被抛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用来扔牲畜骨头的。

8

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嗷嗷待哺的婴儿被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抛至河中;老少全家灭门,主仆同遭毒手。死者的住所遭到洗劫。破晓前,欧塞尔圣日耳曼教堂那令人惶恐的钟声响起,旋即被附近教堂的钟声传播开来。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声、杀人者的呼喝声与火枪开火的声音。法国国王为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感到惶惶不安,躲在卢浮宫中。人们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不屑一顾。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铲除异端的最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惊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伪装便会被送交刽子手。任何想出城的人都需出示有效的通行证。巴黎各城门连续三天紧闭,新教徒从城里逃脱的机会渺茫。一位来自曼托瓦的天主教医生菲利波·卡夫里亚纳虽然十分敌视新教徒,但作为这次大屠杀见证人,他深感骇然:

街上举目皆是被剥下的衣服、千疮百孔的尸体。塞纳河上同样如此。死者的性别、年龄与社会地位已无从辨别……一些人在街巷中四散奔逃,另一些人则紧追不舍,口中大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杀戮。但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男女顽固异常,刀已架在脖子上仍不肯为了免遭屠戮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希望成为魔鬼的殉道者,他们因为他们执拗的无知同时失去了肉体与灵魂……

然而,这场屠戮也没有给我们天主教徒带来往日的兴奋与狂喜,因为这一场景委实过于恐怖,过于悲惨……所有人的帽子上佩戴着白色十字架,左臂缠着庆典时佩戴的袖章。当时的接头口令是“天主万岁,国王万岁!”,以便能够辨清敌我。³

这段记述中提到了新教徒有可能选择放弃信仰以保全性命。

而其他记述却没有同样的记载,仅仅描述了凶手的残酷无情。一些胡格诺派信徒被投入监狱,晚上即被处死。所有家族成员都难以幸免。这场屠杀持续了一周,死亡人数在前三天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杀。8月28日周四,上文提及的那位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亲眼目睹了一位临产妇女被处死:这是一位衣着华贵、“漂亮迷人”的伯爵夫人。尽管她不断哀求,但却仍被剥光衣服,除下首饰,身中数矛后被抛至塞纳河。他写道:“在她倒下的时候,我还看到腹中胎儿在轻轻蠕动。”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一位金银匠的伙计试图从屋顶逃走,却被火枪射中。周六,他又目睹了三位刚刚被屠杀的遇害者尸体被抛入河中。⁴

巴黎大批新教徒因这场血腥的屠杀而丧命。他们虽然在巴黎这个拥有大批天主教徒的城市中只占少数,但在屠杀前也有几千人。在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们无法相信当时人的估算——因宗教信仰与立场的不同,对死亡人数的估算也相差甚远,一些人认为是一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达十万。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支付给圣婴公墓掘墓人的工资总额,他们负责埋葬被塞纳河顺流冲到夏佑、帕西、欧特伊与圣克鲁的尸骨。据此估算,埋葬尸体总数约为1825。⁵这个数字仅仅反映了巴黎部分遇害者的数量。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是至少约三千人遇害。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外省约15个城市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全法罹难者总数增至万人左右。

妇女被开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咙,儿童被抛至河中,男人被残忍去势,凶手嗜血狂热:这便是当时的人对1572年8月24日的记载所留下的回忆。巴黎画家弗朗索瓦·杜布瓦逃离巴黎,到瑞士避难,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他的一幅油画反映出的正是一片充满暴力、仇恨、野蛮的凶残杀戮场景。⁶

大屠杀前的庆典

然而，时间回溯至屠杀前的一周，我们赫然发现，巴黎城中的气氛截然不同，呈现出一片祥和欢乐的景象。

8月18日是庆祝法王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他的堂弟、新教的希望之所在、年轻的纳瓦尔国王亨利结婚的日子。这场联姻本应能够巩固第三次宗教战争之后圣日耳曼敕令带来的和平。巴黎人在这一天亲眼目睹了这场婚礼的盛况：波旁枢机主教在巴黎圣母院前搭建的露天平台上主持了祝福礼。婚姻仪式清楚地表明了两个互相敌对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意愿：这场婚姻不仅使一位天主教公主与一位新教领袖结为连理，而且婚礼仪式还采取了一位匿名编年史家所谓的“双方都未曾想到的形式”，即两派阵营都能够接受的方式。⁷举行这场婚礼绝非易事。因为与天主教不同，婚姻在新教神学中并非圣事。法国国王与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对解决这一问题都抱有很大决心，希望借此巩固两派人士仍旧十分脆弱的和平共处局面。他们对男方不参加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弥撒，而是与手下侍从在邻近教区等待弥撒结束采取接受的态度。此外，因双方的表亲关系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双方结合需要得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特许。但是，法国国王决定，在未获教皇特许的情况下照常举办婚礼。

天主教贵族与新教贵族共同参加了婚礼后的奢华庆典。在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舞会与化装舞会。其间的彩车游行使这场庆典的气氛达到顶峰。所有的彩车都裹上一层金银，饰有代表着海王尼普顿的海浪波纹。其中最大的一辆彩车上坐有法国国王。坐在其他彩车上的是法国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与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接下来的彩车并未依宗教信仰加以区别，分别是纳瓦尔国王亨利、他的兄弟孔代亲王